



七つ星の味はりんごの時計がつかないはがきで
shichibu no aji wa ringo no tokei ga tsukanai wa gaki de
私のお宝は、あなたに譲ります。お宝は、あなたに譲ります。
watashi no takara wa, anata ni yuzurimasu. takara wa, anata ni yuzurimasu.
の船も、あなたに譲ります。の船も、あなたに譲ります。
no fune mo, anata ni yuzurimasu. no fune mo, anata ni yuzurimasu.

日本未来时

日本科幻与科幻日本

(美) 真澄·华盛顿、尼克·马塔斯 编

丁丁虫 等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Future Is Japanese © 2012 VIZ Medi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aikasoru, an imprint of VIZ Media, LLC.
See Copyright Acknowledgement for individual story copyright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8 by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8-656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未来时：日本科幻与科幻日本 / (美) 真澄·华盛顿, (美) 尼克·马马塔斯编, 丁丁虫等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133-3043-5

I. ①日… II. ①真… ②尼… ③丁…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6432 号



幻象文库

日本未来时：日本科幻与科幻日本

(美) 真澄·华盛顿 (美) 尼克·马马塔斯 编 丁丁虫 等译

统筹策划：陶凌寅
责任编辑：汪欣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周南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马汝军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本：910mm × 1230mm 1/32

印张：11

字数：217千字

版次：2018年10月第一版 201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3043-5

定价：45.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幻象文库

英文版序（一）

我的书案上搁着西方作家的小说。刚开始审阅的时候，我挑出那些不地道的日本人名和专有名词，用铅笔标注出来。“这不是日本人会有的名字……”我写道，或者“这个名词的拼写应该是……”然而，当我真正开始阅读每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把铅笔扔到一旁了。那些拼写其实无伤大雅，不必修改。我们都知道“田芥”听起来不像一个常见的日本人名，可是菲利普·迪克的《高堡奇人》并不会因此而失色半分。

后来，其中一个日文短篇的英语译文送到了书案上，我开始阅读。不久，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等一下，这篇小说用英文写出来竟然比日文版更易懂。怎么回事？这个故事仿佛等待了很久，终于盼到了用英语问世的一天。

这本选集收录的作品精彩纷呈，都是乘着跨越文化、互相理解的精神去创作的，我有幸成为第一个读者，甚喜。在这一刻，这两种文化真正地交汇在了同一个页面上。那么，下一页是什么呢？更多的故事！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

在此谨向这本选集各位作者和译者表示谢意。还要特别感谢一位同事，她不知疲倦地工作，参与了高堡（Haikasoru）出版社每一本书的出版，她就是我们的文字编辑丽贝卡·唐尼。

——真澄·华盛顿

英文版序（二）

高堡出版社专门以英文译介出版日本的科幻、奇幻以及恐怖小说。几年前当我应聘来这里做编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期待。市面上也有日本科幻小说的英译选集，不过主要关注历史题材。和许多人一样，我也以为当代日本科幻小说的主流是赛博朋克：主角都是黑帮背景，在霓虹乱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发扬武士道精神；偶尔也会有些故事反映社会现实，映射美国在二战中击败日本并从此在日本驻军以及日本如何在经济领域一雪前耻的往事。然而我错了，错得很愉快，错得很欣慰。

日本科幻与西方科幻颇为相似：有的硬，有的软；有的阴郁黑暗，有的欢快荒诞；有的构思严谨缜密，有的情节天马行空。实际上，若论对科幻的热忱，没有几个西方科幻迷能与日本科幻作家相比。日本人对西方科幻小说了解颇多，而西方人则对日本所知甚少。虽然电子游戏、漫画以及动画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知识空缺，却未能完全消除鸿沟。就像我自己，我对日本科幻的印象并不准确，因为这种印象来自美国科幻作品里面对日本的描写——霓虹灯和经济较

量，这些都是西方人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了一个问题：西方作家拿取日本文化里的某些概念，掺杂自己对日本人行为模式的刻板印象，以此为构件，塑造出一个异常奇怪的种族。于是，从西方人的笔下看日本，其失真程度就好比透过万花筒照哈哈镜。

《日本未来时》正是要弥合西方与日本在科幻奇幻小说领域的沟壑。参与本书的好几位日本作者专门为了这个项目创作了新的故事——这些作品的英译本甚至比其母语版本出版得更早。至于来自西方的作家，他们当中有几位与日本有一些私人联系，他们也全力以赴，彻底突破了美学上的文化差异。于是，本书中出现了虚拟世界、日本汉字，甚至还有一个巨型机甲中队，书中故事不但瑰丽多彩，而且原汁原味。科幻作家总是热衷探索奇异新世界——在《日本未来时》中，我们探索我们自己的世界。

——尼克·马马塔斯
加利福尼亚，旧金山

2012年2月

目录

- | | |
|-----|----------|
| 1 | 物 哀 |
| 20 | 分手之绝响 |
| 39 | 禁区武器高隆比娜 |
| 55 | 无差别化引擎 |
| 96 | 树 海 |
| 125 | 内在天文学 |
| 143 | 一览无余 |
| 170 | 金色面包 |
| 200 | 一息一画 |
| 211 | 鲸 肉 |
| 222 | 山海民 |
| 243 | 慈悲观音 |
| 288 | 自生之梦 |

物 哀

著 / (美) 刘宇昆

译 / 汪梅子

这个世界状如“伞”字，不过是个写得不太好看的“伞”，就像我写的字，整个字的比例都不对。



父亲若是看到我的字仍然如此稚气，一定会深感羞愧。的确，有很多字我甚至已经不太会写了。八岁之后，我就不在日本上学了。

不过眼下，姑且用上这个歪歪扭扭的字吧。

上半部分的伞篷是太阳帆。这个拉长的字也难以体现它有多么大。太阳帆是一个不断旋转的圆盘，直径足有一千千米，厚度却只有宣纸的百分之一，宛如一只巨型风筝，不漏掉路过的每一个光子。确实可以遮天蔽日。

伞篷下方悬垂着一条碳纳米管线缆，有一百千米长，轻盈、坚固、柔韧。线缆末端挂着希望号的核心——居住舱。它是一个圆柱体，高

五百米，这个世界的全部一千零二十一名居民都生活于此。

太阳光照耀着太阳帆，驱动我们不断加速，沿着不断扩大的螺旋轨道，逐渐远离太阳。加速度使我们能够立足于甲板，使一切获得重力。

轨道带领我们前往一颗名为室女座 61 的恒星。现在还看不到它，因为被太阳帆挡住了。希望号会在大约三百年后抵达。如果运气好，我的曾曾曾孙子会看到它——我曾经数过到底应该有多少个“曾”，不过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居住舱没有窗户，无法观赏群星掠过的景象。大部分人早就厌倦了星空，对此并不在意。但我喜欢透过安装在飞船底部的摄像头观看太阳不断后退的红光，那是我们的过去。

“大翔。”父亲把我叫醒。“把你的东西收拾好。该走了。”

我的小箱子都装好了，只差把围棋塞进去。围棋是父亲在我五岁的时候送的。一天当中，我最喜欢和父亲对弈的时光。

我和父母出门之时，太阳尚未升起。邻居也都站在各家房前，带着行李，我们在夏季星空下彬彬有礼地彼此寒暄。我和往常一样搜寻着天锤星。自打我记事起，夜空中除了月亮，最亮的便是这颗小行星，它的亮度每年还在不断增加。

一辆车顶装着大喇叭的卡车在路中间缓缓行驶。

“久留米市的各位市民，请注意！请有序前往公交车站。有足够的大巴将你们运送至火车站。你们将搭乘火车前往鹿儿岛。请勿自驾。请务必将道路让给疏散大巴和政府用车！”

各家都在人行道上慢慢走着。

“前田太太。”父亲向我家邻居说，“我来帮您拿行李吧。”

“太感谢了。”前田婆婆答道。

走了十分钟，前田婆婆停下来，倚在路灯柱上。

“婆婆，快到了。”我说。她点点头，因为喘不上气来，没有说话。我试图给她鼓劲。“您盼着在鹿儿岛见到孙子吗？我也很想念米奇君。您可以跟他坐在一起，在太空飞船上好好休息。他们说，大家都有位子。”

母亲朝我露出赞许的微笑。

“咱们能在这里，真是太幸运了。”父亲说。他指指朝公交车站有序前进的人流，穿着洁净衬衣和体面鞋子的小伙子，搀扶年迈父母的中年妇人，空荡荡的干净街道，还有静悄悄的气氛——尽管人很多，但大家都是悄声低语。家人、邻里、朋友、同事……众人之间的深厚羁绊有如丝线，难以觉察，却十分坚韧，丝线密布，令空气仿佛闪闪发光。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劫匪尖叫着冲过街道，士兵和警察朝空中开枪，有时也朝人群开枪；建筑着火，尸体成堆；将军对着疯狂的人群高喊，发誓要为过往的不公复仇，哪怕世界行将毁灭。

“大翔，我想让你记住此情此景。”父亲环顾四周，十分激动，“正是在这灾难当前的时候，我们表现出了万众一心的力量。你要明白，定义我们的，不是形单影只的孤独，而是包围我们的关系网络。人必须超越自私自利的需求，才能让我们所有人和谐生活下去。一个人渺小软弱，但大家紧密团结起来，日本国就能无往不利。”

“清水先生，”八岁的鲍比说，“我不喜欢这个游戏。”

学校位于圆柱形居住舱的核心，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辐射。教室前方挂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孩子们每天早上对着它宣誓。美国国旗的两侧各有一排小一些的旗帜，是希望号上其他各国幸存者的

国旗。最左边是一面小孩画的日之丸旗，白纸的边角已经卷了起来，一度红艳的初升旭日也褪成了橙色的落日。这是我登上希望号的那天画的。

我拉过一把椅子，在鲍比和他的小伙伴埃里克的桌前坐下。“为什么呢？”

两个孩子之间摆着一张棋盘，纵横各十九条直线交会其上。棋盘格的交叉点上摆着一片黑色和白色的棋子。

每两周，我便有一天不必像平常一样监测太阳帆的状态，而是到这里来给孩子们讲讲日本的事。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做有点蠢。我自己所拥有的也不过是孩提时代对日本的模糊记忆，又能教给他们什么呢？

但也没有其他选择。所有我这样的外国技术人员都认为，我们有责任参与学校的文化多样性项目，尽力传授我们的知识。

“这些棋子长得都一个样。”鲍比说，“而且也不会动。没劲。”

“那你喜欢什么游戏？”我问。

“《小行星守护者》！”埃里克说，“那个游戏才好玩呢。可以拯救世界。”

“我问的是不在电脑上玩的游戏。”

鲍比耸耸肩。“那，可能是国际象棋吧。我喜欢后。它又厉害，又跟其他棋子都不一样。它是英雄。”

“国际象棋都是小打小闹。”我说，“围棋的视角更广阔。可以一览全局。”

“可是围棋里没有英雄。”鲍比固执地说。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鹿儿岛没有可供住宿的地方，大家都睡在通往太空港的公路边。

我们能看到地平线上停着巨大的逃生飞船，在阳光下闪着银光。

父亲告诉我，天锤星上坠落的碎片朝火星和月球飞来了，所以飞船必须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前往深空，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要是能坐在靠窗的位置就好了。”我一边说，一边想象着群星从眼前掠过的景象。

“应该把靠窗的位置让给你更小的孩子。”父亲说，“记住，我们都必须做出牺牲，这样才能共存。”

我们把箱子垒起来，盖上被单，搭成挡风蔽日的窝棚。政府的督察员每天都来分发补给，维持秩序。

“请保持耐心！”政府督查员说，“我们知道，事情进展得有些缓慢，但我们正在尽力解决。大家都会有座位的。”

我们很耐心。白天，有些母亲自发组织起来给孩子们上课，父亲们建立起一套优先制度，确保飞船最终准备就绪时，有老有小的家庭能最先登船。

等了四天，政府督察员的保证听着也不那么可靠了。人群中流言四起。

“是飞船的问题。飞船出故障了。”

“制造方对政府撒了谎，说飞船已经准备就绪，其实还没有。现在首相进退两难，不敢说出真相。”

“我听说只有一艘飞船，只有身居要职的几百人能获得座位。其他飞船不过是些空壳子，做做样子而已。”

“他们正盼着美国人回心转意，给咱们这些同盟的国家再造几艘飞船。”

母亲找到父亲，对他耳语几句。

父亲摇摇头，制止了她。“别再说这种话。”

“可是，为了大翔——”

“不行！”我从未见过父亲如此生气。他把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咱们必须相信彼此，相信首相，相信自卫队。”

母亲看起来不太高兴。我拉住她的手。“我不害怕。”我说。

“这就对了。”父亲如释重负地说，“没有什么好怕的。”

他把我抱了起来。我有点不好意思，从我还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不再这样做了。他指着我们周围目力所及的稠密人群，足有数十万人之多。

“看看这里有多少人：他们是各家各户的奶奶、爸爸、姐姐、弟弟。无论是谁，若是着了慌，在这么多人当中散布流言，那都是很自私的错误行为，而且会波及很多人。我们必须安守本分，始终顾全大局。”

明迪和我慢慢做爱。我喜欢把脸埋进她的深色卷发中，嗅着发丝的气味，浓密，温暖，有如海水让我的鼻子发痒，就像是新鲜的盐。

结束之后，我们并排躺着，凝视着我的天花板上的显示器。

我一直循环播放不断后退的星空。明迪在导航部门工作，她会帮我吧驾驶舱的高清视频录下来。

我会假装头顶是巨大的天窗，我们就躺在繁星之下。我知道有人喜欢在显示器上播放地球从前的照片和视频，但那样会让我觉得难过。

“日语里‘星星’怎么说？”明迪问。

“ほし”。我说。

“客人呢？”

“おきやくさん。”

“所以，咱们就是ほしおきやくさん？星之客？”

“日语里不这么讲。”我说。明迪是个歌手，她很喜欢英语之外的语言的发音。有一次，她对我说：“如果不理解歌词的含义，就很难感

受到歌曲之美。”

明迪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但她的西班牙语还不如我的日语。她常问我一些日语词怎么讲，再把它们写进她的歌里。

我试图给她用诗意的语言把这句话组织出来，但我并不确定自己说对了没有。“われわれは、ほしのあいだにきやくにきて。”我们化作群星之间的旅客。

“每句话都有千万种说法。”爸爸这样说过，“每一种说法都适用于某一个特定场合。”他告诉我，日语充满微妙灵活的优雅，每一句话都像是一句诗。日语极为复杂，暗含之意与字面一样意味深长，来龙去脉与繁复层次有如武士刀之钢。

我真希望父亲在身边，我便可以问他：二十五岁生日这天，作为大和民族的最后一个幸存者，此时此刻的“我想念你”，应该怎么说？

“我姐姐很喜欢日本的图画书。漫画。”

明迪和我一样都是孤儿。这也是我们彼此吸引的部分理由。

“你还记得她吗？”

“不太记得了。我上飞船时才五岁左右。那之前，我记得有很多枪支交火，我们都藏在暗处，还四下逃窜，哭泣，偷吃的。她总是给我念漫画书，为了让我保持安静。后来……”

我只看过一次视频录像。是从我们的高空轨道拍摄的，小行星击中了地球，地球仿佛一颗蓝白花纹交杂的弹球，摇晃起来。随即，毁灭一波一波扩散，静无声息，缓缓吞噬了地球。

我将她揽入怀中，轻轻吻了她的额头，那是抚慰的吻。“咱们不说难过的事了。”

她伸出双臂紧紧抱住我，仿佛再也不肯放开我。

“那些漫画，你还有印象吗？”我问。

“我记得里面有很多巨大的机器人。当时我就想，日本真厉害啊。”